



吉川英治作品

「日」吉川英治 著
徐明中 田建国 译

三国·现代小说版

第二部
龙争虎斗



「日」吉川英治 著
徐明中 田建国 译

第一部
龙争虎斗

《SANGOKUSHI (3) 》

Copyright @ Eimei Yoshikawa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版贸核渝字(2010)第 1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 第2部, 龙争虎斗/ (日)吉川英治 著; 徐明中 田建国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9-04719-1

I. ①三… II. ①吉… ②徐… ③田…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402 号

三国: 龙争虎斗

SANGUO LONGZHENGHUDOU

[日]吉川英治 著

徐明中 田建国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 丽 王春霞

营销编辑: 王 新 杨鑫垚

责任印制: 杨 宁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4 字数: 400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一 巫女	1
二 绿林宫殿	7
三 改元	14
四 火星与金星	21
五 二虎竞食之计	28
六 禁酒碎杯之约	33
七 母亲·妻子·朋友	41
八 大江之鱼	48
九 神亭庙	53
十 棋逢对手	57
十一 小霸王	62
十二 日晷	66
十三 名医	72
十四 和平主义者	79
十五 新嫁娘	86
十六 盗马人	93
十七 胡琴夫人	97
十八 涓水红	102
十九 陈大夫	109
二十 高大金冠	115
二十一 仲秋风雨天	122
二十二 饥饿与饕足	127
二十三 望梅止渴	133
二十四 北客	141

二十五	天下第一嗜食者	147
二十六	黑风白雨	159
二十七	奇计	166
二十八	烦恼的攻防战	174
二十九	破瓶	184
三十	白门楼始末	189
三十一	许田之猎	196
三十二	密缝密诏	204
三十三	油情灯心	210
三十四	鸡鸣	220
三十五	青梅煮酒论英雄	224
三十六	怕雷的人	231
三十七	逃脱凶门	238
三十八	伪帝的末路	245
三十九	雾风	250
四十	一书能抵十万兵	254
四十一	丞相旗	259
四十二	抓阄	262
四十三	不战不和	267
四十四	奇舌书生	274
四十五	擂鼓	280
四十六	鹦鹉洲	286
四十七	太医吉平	291
四十八	美童	297
四十九	是火？是人？	305
五十	小儿病患者	310
五十一	刘玄德投奔冀州	314
五十二	英雄相惜	320

五十三	大步臣道	328
五十四	破衣锦心	335
五十五	白马之野	341
五十六	报恩	345
五十七	横渡黄河	350
五十八	灯花占卜	354
五十九	风传信息	361
六十	避客牌	366

一 巫女

“什么?! 让我无条件讲和? 胡扯!” 郭汜根本不听。

非但如此，他还突然命令兵卒把跟杨彪一起来的大臣和宫人统统绑了起来。

“这太粗暴了! 为什么要把前来调停议和的朝臣们逮起来?!” 杨彪厉声责道。

“住口! 李司马不是还把天子抓起来当人质了吗? 他因此才强硬起来。所以我要把群臣逮起来当人质。” 郭汜傲然放言。

“啊，这叫什么事啊! 二位将军是国府的中流砥柱，却一位威胁天子，把天子当人质; 另一位狂言要把群臣当人质。可恶! 人世间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你还要说吃语吗?!”

郭汜拔剑，眼看就要斩杀杨彪。这时，中郎将杨密急忙按住他的手。因为杨密谏言，郭汜收回剑，但却没有原谅被绑的群臣。只把杨彪、朱儁扔出大寨，赶了回去。

“啊……啊……” 朱儁年事已高，今天的使命对他的精神打击很大。他几度仰望天空，无力行走，回顾杨彪，叹道：“你我都是社稷之臣，却不能辅佐天子，不能救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最后，他与杨彪相拥而泣，扑倒路旁，因为悲伤，几致昏厥。

许是因了这个原因，老人回到家中，不久便吐血而亡。杨彪接到讣告，飞奔前去探望。朱儁的额头已然破碎。他是以头撞柱，愤懑而死的。

当时看到世间情状，纷纷愤懑而死的何止朱儁一人。此后五十余日，李傕、郭汜两军每日出兵巷战，不分昼夜。

打仗就像工作，打仗就像生活，打仗就像乐趣。他们打得没有意义，没有大义，没有眼泪。

双方尸体横卧街头。看看护城河，河水充满腐臭。站在树荫下，树荫下

也是腐臭熏天。野草的花在那里寂寞开放，牛虻嗡嗡，马蝇乱飞。

与其说马蝇的世界与乱兵的世界没有一点区别，毋宁说与乱兵的世界相比，马蝇的世界里尚有绿荫凉风，豆花绽放。

“真想去死，却又死不成。朕为何要生为天子啊?!”

献帝日夜以泪洗面，意气消沉。

“陛下。”侍中杨琦悄悄在皇帝耳边低语，“李傕的谋臣中有一个人叫贾诩。臣窃观之，贾诩似乎真心尚存，是一个知道皇帝应当被尊重的士人。请暗地里召他觐见一次。”

一次，贾诩有事，来到献帝的幽室。献帝屏退他人，突然当面对贾诩拜了又拜，曰：“汝当怜朕，义戡汉朝之乱。”

贾诩大惊，跪在地上，顿首答道：“眼下之无情，非臣之心。恭请等待时机。”

不巧，正在这时，李傕进来，横握长刀，手提铁鞭，死死盯住献帝的脸。献帝面如土色，恐惧颤抖。

“不得了!”

侍臣们恐有万一，围住献帝，个个握剑，忘却危险。

这样的空气反倒让李傕害怕起来。

“啊哈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嘛？贾诩，莫非在谈有趣的话题？”李傕笑着打圆场，片刻之后走了出去。

李傕营中有许多女巫，个个得到重用。她们不断出入帷帐，每每遇事，即面向祭坛祈祷，焚火调伏，求神下凡。然后一句“神谕道”，向李傕面授妖说。

李傕敬恐，深信不疑，做任何事，先叫女巫，然后听从神谕。

巫女祈祷下凡的神祇好像都是邪神。李傕不怕天道，不怕人道，益发好战，与郭汜反目，杀死兵卒，害苦民众，肆无忌惮。

有一次，李傕的同乡皇甫郛到寨中拜访他，道：“有害无益的兵乱差不多就结束了吧。你也是国家上将，爵禄已极，已经够啦。”

李傕嘲笑，反问道：“你为何而来?”

皇甫郛莞尔一笑，答道：“将军似乎有点依赖神祇，我想为将军驱除附体的邪神，所以来此。”

他伶牙俐齿，摇舌鼓噪，滔滔不绝，历数李傕为个人不和而害苦人民、监禁天子之罪，说如果现在还不思悔改，最终必遭天罚。

李傕突然拔剑，抵在他的脸上，呵斥道：“滚回去！再开口就让你把剑吞下去！”然后接着道：“莫不是奉了天子密旨，来劝我讲和的吧。讲和对天子也许有利，却不适合我！……我把这个间谍交给你们，有人想练练砍头吗？”

于是骑都尉杨奉道：“交给在下吧。虽说是秘密差使，但将军杀戮敕使的事传出去，天下诸侯大概就会跑到敌方郭汜那边去了，将军将会失去世间的同情。”

“随你处置吧！”

“那好。”杨奉将皇甫郛带到外面，将他放走。

皇甫郛完全是受献帝之托前来劝和的，却以失败而告终，于是被放之后直接投西凉而去。

不过，他沿途散布说：“李傕大逆不道，似人非人，马上就要弑君。如此违反天理的畜生，不得好死！”

悄悄接近献帝的贾诩也暗地里在兵士中悄悄散布，说些印证外面恶劣评价的事情，从内部削弱李傕的兵力。

“谋士贾诩都这么说，没指望了。”

开小差、投靠他国、逃回老家的兵卒与日俱增。

贾诩嘱咐这些兵卒道：“你们的忠心天子也已知道。等待时机吧。很快通牒就会下来。”

每天天一亮，李傕的兵都会一队队减少，很是明显。

贾诩窃笑。然后又一次走近献帝献策，道：“请陛下忍耐一下，现在就把李傕的官职升为大司马，赐予恩典。”

李傕很烦闷。每天天一亮，营中的兵卒就会减少。

“原因何在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

正不快间，不料皇帝反倒降下恩典。他得意忘形，照例召集巫女，道：“今天受赐大司马一职。正如你们预言的那样，近来有吉事。祈祷明显灵验。我要把恩典分给你们啊。”

他给每个巫女莫大的褒奖，愈发鼓励妖邪祭祀。

与此相反，将士们却分享不到任何恩典，反倒因为近来逃兵很多，尽挨训斥。

“喂，杨奉。”

“哦，宋果啊。去哪儿啊？”

“哪里啊……我想跟你悄悄谈谈。”

“什么事？这里可没人哪。这可不像你啊。你很郁闷啊。”

“不开心的何止我宋果啊。我的部下，营内的兵卒，都无精打采的。全是我们的大将不懂爱兵爱将之道造成的。坏事都归咎于兵卒，有好事却认为是巫女灵验。”

“哦，嗯……在这样的大将手下，将士们也很可怜。我等常常九死一生，食草卧石，在修罗场中舍命打仗，可是……舍命打仗还不及那些巫女。”

“杨奉，你我都是带兵的军官，难道不可怜部下吗？！”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其实，我想跟你说……”同僚宋果在杨奉耳边低语，说出一大决心。

他说要发动叛乱。杨奉也无异议。二人决定辅佐天子。

当夜二更，宋果在中军举火为号。杨奉在外边埋下伏兵。

可是到了时间却未举火。派出探哨打听，回道：事情败露，宋果被李傕抓捕，已经枭首。

“坏了！”正狼狈间，李傕的讨伐队伍已经杀到杨奉营寨。一切都变了，杨奉茫然自失，抵抗到四更，结果大败，最后天还没亮，就落荒而去，不知去向。

李傕虽高奏凯歌，却让人感到滑稽。实际上，他失去了自己的一大势力。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兵力明显减弱。

另一方面，郭汜的军队也渐渐打累了。这时，陕西地方有个叫张济的人率大军奔来仲裁，强行讲和。

“而今共同协力，重整政事吧。”

如果说不，就有被新来的张济大军打败之虞，于是和解。

被当成人质的百官被释放，献帝也初展眉头。献帝嘉奖张济之功，任命他为骠骑将军。

“长安已成废都。迁都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如何？”

献帝也对张济的建议颇为动心。

献帝思慕洛阳旧都心切。春夏秋冬，洛阳之地都有令人难以忘却的魅力。

弘农离旧都近。

圣意很快定下。

时在仲秋，献帝和皇后的御辇在御林军残兵的大戟警卫下，把长安废墟甩在身后，行幸茫茫的空旷山野。

满目旷野，总也走不到尽头。御辇珠帘破损，无人吟诗，无人欢笑，只有一颗凄楚的心。旅途淋雨，献帝衣服里长满虱子。皇后的头发也失去光泽，掩藏泪痕和消瘦的胭脂花粉也已告罄。

“此为何处？”献帝在珠帘后问道。风径直吹打在他身上。薄暮中，一条白水蜿蜒流过原野。

“是霸陵桥畔。”李傕答道。

御辇很快来到桥上。这时，一簇兵马堵住去路，责问道：“车上所乘何人？”

侍中杨琦走马向前，呵斥道：“此乃大汉天子还幸弘农之御辇。尔等大不敬！”

两位大将模样的人物见状一愣，惧其威严，翻身下马，道：“我等奉郭汜差遣来守此桥，以防不测。若见真天子，即请通过。请准拜见。”

杨琦撩起御辇珠帘，让其一睹。仰见皇帝身影，守桥兵将忘我地高呼万岁。

御辇通过之后，郭汜赶到，叫来两位大将，怒叱道：“尔等在此所为何事？！为何放过御辇？！”

“可是，我等所受之命乃是守桥，并无人命令我等抢夺皇帝玉体。”

“胡说！我听张济之言，一时收兵，乃为诳他，并非发自内心跟李傕讲和。尔等乃我幕下，这点事都不懂吗？！”

他当场绑了二将，枭首示众。然后声音粗野地吼道：“去追皇帝！”说完率兵急赶。

次日，御辇路过华阴县时，后面喊声乍起，越逼越近。

回头望去，郭汜兵马狂奔而来，黄尘飞扬。献帝“啊”的一声大叫，皇后吓得全身发抖，趴在献帝膝上，抽抽搭搭地哭出声来。

前后护卫的御林军人数极少，李傕已经失去在长安发飙时的威风。

“是郭汜。怎么办？”

“啊！已经追到这里啦！”

宫人们胡乱逃窜，躲在辇后，一味发抖。就在此时，忽然对面疏林和丘陵背后，擂鼓隆隆，杀出一标人马。

意外！意外！

不论对护卫皇帝的人们，还是对追赶御辇的郭汜来说，这些兵马的出现全都出乎意料。

试看：其势有一千余骑。飞奔而来的军马黑压压一片，上空飘扬着一面大旗，上书“大汉杨奉”。

“啊，是杨奉？”

看着大旗，众人目瞪口呆。谁不知道背叛李傕逃离长安的杨奉！后来，他隐居终南山，得知天子路过此地，迅速率领一千手下，如山降骤雨，席卷山野，飞驰而来。

二 绿林宫殿

杨奉手下有位勇士，名徐晃，字公明。

只见他骑栗色骏马，舞一双大斧，冲过来踩踏郭汜人马。上前阻挡的人，尽皆化作血烟，尸骸不全。

郭汜手下溃败。杨奉随即趁势吩咐徐晃，道：“妄想拥着銮舆逃亡的贼人之流，一个不留，统统从君侧扫荡干净！”

“得令！”

徐晃挥舞火焰般的血斧，掉转栗色骏马，冲将过去。

李傕及其部下，把御辇当盾牌，躲在辇后，全无勇气出战，尽皆奔逃。可是宫人们却不能丢弃皇帝去逃命，于是一齐席地而坐，听候杨奉处置。

不久杨奉收戟，令兵卒列队，遥拜御辇。然后自己手持头盔，跪在献帝珠帘之下，顿首而拜。

献帝十分高兴，走下御辇，抓住杨奉的手，道：“汝救朕于危难之中，功勋铭记朕之肺腑，永志不忘。”接着又问道：“刚才挥舞大斧的骁勇之士，乃是何人？”

杨奉招手，让徐晃前来，奏道：“河东杨郡人氏，徐晃，字公明，我的部下。”

献帝又给徐晃颁布功勋，授予荣耀。

当夜。献帝御辇驾临位于华阴宁辑村的杨奉营寨，就在寨中歇息。

黎明时分，正准备出发离开，不料传来意外的声音：“有敌人！”

是昨天的敌人趁早奇袭而来。而且，袭来的大军是昨天的数倍。

“我等在此团结起来，把碍手碍脚的杨奉除掉。不然，你我二人定要倒霉。”

被杨奉打败的李傕和被杨奉粉碎的郭汜，双双沦为败军之将，同伤同悲，同病相怜。两人忽然力合一道，昨夜开始，悄然蠢动，甚至搜罗附近州县的无赖山贼之辈，高声呐喊，包围营寨，志在必得。

徐晃虽然全力奋战，不亚昨日，但寡不敌众，且毕竟献帝御辇和宫人们都是羁绊，情况分分秒秒地濒于危急。

真是幸运。恰在此时，献帝宠妃的父亲、老将董承率一队兵马追随御辇而来，献帝得脱虎口，落荒向前逃去。

“别让御辇跑啦！”

“交出皇帝！”

李傕的部下被呵斥着追赶御辇。

杨奉见这些敌人杂沓不堪，建议献帝和随臣道：“把珠玉、财物统统扔到路上。”

皇后把珠冠、胸饰，皇帝把座旁的符册典籍，毫不吝惜地扔出御辇。

“性命金不换。”宫人和武将们也扒下衣服，解开金带，边跑边把所带之物统统撒在路上。

“哎，珍珠掉下来啦！”

“有根金钗呀！”

“还有金襴袍呢！”

追上来的兵卒个个像饿狼，被地上财物诱惑，纷纷捡拾，争先恐后。

“混蛋！往前追啊！快追皇帝御辇！不许捡那些东西！”

不管李傕、郭汜如何呵斥、驱马踢踩，围着金襴和珠宝的“蛆虫”们就是不走。对他们来说，抢到手的百钱之财，远比追赶帝王的车辙印子重要。

说到陕西北部，还居住着尚未开化的苗人。不消说，这里是远离文明的偏僻之地。

为达到目的，郭李二人狼狈为奸，联合势力执拗地紧追不舍。献帝御辇改变路线，终于逃匿到此。

“既然如此，迫不得已。请给白波帅帮降旨，召他们前来。所剩唯有一计，用他们打退郭汜、李傕之徒。”献帝身边的人劝道。

白波帅是什么帮派？献帝一无所知。言听计从地颁发诏书。

虽是乱世，也有意外从天而降啊！收到诏书，白波帅的头目们惊讶不已。

他们居住在太古山林之中，是靠食旅人和良民的肉，喝旅人、良民的血活命的绿林徒党，就是以所谓山贼强盗为业之辈。

“嗨，出去看看吧。”

“是真的吗？天子下诏书召我们去？”

“不会有假的。不管咋样，有风闻传说，皇帝逃避长安之乱，无路可走啦。”

“不会是陷阱，让我们率全族出去，结果一网打尽吧。”

“他们有那么大兵力吗？我们也不能永远甘当老虎豺狼的老大。现在正是一跃出人头地的时机。带着手下出山吧。”

李乐、韩暹、胡才三个头目讨论决定，纠合山林豺狼千余人，训令道：“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当官军啦。大家多少得收拾整齐点儿啊。”然后飞驰而来。

得到援助，御辇再次出发，急急赶路去弘农，很快就在途中碰到郭李联军。

他们的军队中也混杂着土匪山贼。

猛兽与猛兽相互撕咬，战斗惨烈，连太阳都在血雾之中，黑而无光。

“敌兵大概也是绿林一伙。”

郭汜刚注意到这一点，马上就想起刚才自己的兵马被御辇上和扈从的宫人抛洒的财物所吸引的情形。于是，就把从兵卒手上没收来、装在一辆马车上的财物和金银撒向战场。

果然，李乐等人的手下停止战斗，互相争抢财物。

因此，好不容易纠合起来的官军，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头目胡才战死，李乐也是追随御辇才九死一生，逃了出来。

献帝御辇匆匆来到黄河岸边。李乐下得断崖，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船。可是，河岸断壁宛如屏风，险峻异常，献帝只向下一望，便发出绝望的声音。皇后一味抽泣。

“如何是好？”杨奉、杨彪等侍臣也在绞尽脑汁想办法。

敌人追得很快，好像就要靠上来。而且，前前后后看得见的自家兵马却少得可怜。

皇后的哥哥伏德，从车上搬下数十匹绸缎，把天子和皇后的御体紧紧裹住，用绳子把他们从绝壁上吊下去。

最终好不容易乘上小船的，除了献帝和皇后，不过十数人而已。其他兵卒和跑得慢的宫人也都跳进黄河水里，想要一同逃走。有几个人从水中用手

拼死抓住船舷。

“不行啦！不行啦！再上来，我们都没救啦！”

李乐拔出剑来，咔嚓咔嚓，把那些手指和手腕统统砍断。连拍打到船舷上的浪花，都变成红色。

至此，一直伺候献帝的宫人们因为动作迟缓没能上船，基本被杀戮殆尽。抓住船舷的人也被无情地推开，化为黄河里的藻屑。

献帝御泪滂沱，流满面颊。叫道：“呜呼哀哉！朕再上祖庙之日，一定祭祀汝等在天之灵！”

由于太过残酷，皇后面无血色，随船前行，风急浪高，渐渐心如死灰。

终于抵达对岸时，献帝衣裳已经湿透。皇后晕倒在小船上，动弹不得。伏德背起皇后，蹒跚而行。

秋风冷冷地吹拂着芦荻，发出哨声。天气阴沉，大家衣裳愈发难干，人人嘴唇发紫。

加上御辇已经被弃，再无车辆，献帝只得赤脚而行。由于不习惯徒步，脚上肌肤很快破裂，渗出血来。那样子，看着都疼痛难挨。

“再忍忍……再走一会儿就有村子了。”

杨奉扶着献帝手臂，频频给他鼓劲。可是不一会儿，走在后面的李乐照例用他那粗野的语言急切催促道：“哦！不行啊！对岸的敌人就要找渔船渡河过来啦！再磨蹭，就要被追上咧！”

杨奉道：“那边看到一家土民。请在此稍候。”说着离开献帝身旁，飞奔过去。

没过多久，他从那边农家拉出一辆牛车。

本来是一辆农耕用的破车，但杨奉铺上席子，就当献帝和皇后的御座，让两人坐上去，手拉缰绳，道：“好啦，快快赶路吧。”

李乐拾起一根细竹，不停抽打牛屁股，道：“跑呀！跑呀！”

车上的御座就像在大浪尖上一样，咔嗒咔嗒地摇晃。点灯时分，才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叫做大阳的村落，借到农家小屋，当做皇帝的御辇停泊处。“有贵人住下啦。”村里农民交头接耳，但他们并不知道，这贵人居然就是汉朝天子。

有一个老媪，做好小米饭送来，道：“请贵人用。”

杨奉接过献上，献帝、皇后正在饥饿之时，马上把饭扒进嘴里，却立刻

显出一副难以下咽的模样。

天刚亮，在乱军中被打散的太尉杨彪和太仆韩融二人带着若干人等找到这里，道：“啊，原来在这里啊。”

“这么说，昨日随后乘渔船渡过黄河的就是你们咯？”杨奉等一千扈从人等皆大欢喜。

尤其是献帝，此时自己的人哪怕增加一个，都会感到心里有底，道：“平安无事，太好了！”说着，又淌下御泪。

尽管如此，此处并非久留之地。扈从人等又在牛车上铺好素席，让献帝和皇后坐在上面，一行人离开村庄，再向前行。

“虽然不知成功与否，但郭汜、李傕是信任在下的。我想仗着这点旧缘回去，豁出命去劝他们收兵。我想，他们也不见得不肯。”太仆韩融在路上向众人道别，一个人返回去。

献帝漂泊，形同流民，又持续多日。

虽然不断有自己人从后面赶来，但几乎都是李乐的手下，粗野狰狞。

所以，一行之中只有李乐拥有手下二百来人，比谁都霸道。

太尉杨彪劝献帝道：“先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暂时找个临时皇宫，以保玉体如何？”

“好吧。”献帝显得万念俱灰。

“既如此……”

牛车御驾向安邑赶去。但此地并无房舍适合做临时皇宫。

“权且在这里……”人们找到的地方，虽有土墙，却无门户，处在茂密的离离荒草丛中。

“真是适合朕居住的地方。你看，四面尽是荆棘。是荆棘之狱啊！”献帝对皇后道。

但是，再差的废屋，一旦变成皇帝的居所，马上就是禁宫、禁门。

绿林头目李乐跟随献帝以来，也受赐正经头衔征北将军。他不了解长安、洛阳，即使在这里，也是心情大好。

“陛下。我手下这帮家伙这样为陛下吃苦，请你给他们个一官半职。御史啦，校尉啦，给个头衔儿吧。”随着势力的增长，最近他不等侧臣上奏，就跑到御座旁，无礼强逼。